

江

俗世 A6

有一些故事和京江饽有关

■文/孙建平

这段时间，京江饽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话题。《京江晚报》有一篇报道，写辛丰的老酵京江饽。朋友看了，约我一起去买了吃，我就去了。是在辛丰菜场，一个老妪，一大菜篮京江饽。京江饽的样子不甚整齐，因为是纯手工制作，保持自然样貌，吃在嘴里，是旧时的味道。我拍了照片，发在QQ空间和微信上，又有人喜欢，跟了很多点评和赞，还问我哪里能够买到。

京江饽本是江苏民间最朴素的小吃，市井还有许多关于京江饽的故事和传说。很多个年代里，这样朴素的民间小吃和民众相伴，成了一代一代人舌尖上的记忆。

小的时候，住在大路镇上，街上就有几家做京江饽的。当然，也不是专门做它，还兼做烧饼和脆饼。当街门面，一块揉面的案板，一个硕大的火炉，就是全部家当。那时我还年少，常常一个人痴痴地站在铺子前，看店主做京江饽的功夫。那时做京江饽全是手工，店主揉面、切角、成型，将饽子贴在火炉的炉壁上。火炉的底部，炉火正旺，红红的炭火，给你热烈的感觉。刚出炉的京江饽，散落在案板上，立刻满屋飘香。

那个时候，京江饽是我们主要的休闲食品。很便宜，好

像是3分钱一只。说便宜，是针对今天而言，在那个时候，3分钱的京江饽也不是能够随便吃到的。那时人家，做产妇的可以有吃京江饽的优待。记得嫂子生了小孩，有人来看她，往往送上一挂肚肺，十只或者更多的京江饽。家人将肚肺熬成汤，再泡上京江饽给她吃，据说很滋补。那时我小，嘴也馋，有时会跟着嫂子沾一点光，泡京江饽给她吃的时候，我就偷偷掰一个角，塞进嘴里，饱饱口福。有的时候，母亲也会买一只京江饽给我解解馋。运气好的日子里，母亲会将京江饽切成片放在锅里用水煮，再打进一只荷包蛋，这样的美味，会让我记忆良久。

1979年下半年，我在儒里中学做实习教师。因为住校，吃完晚饭，我便和一起实习的同学去街上逛。在街上的小食品店里，每人买两只京江饽，一边吃，一边游走在儒里街的角角落落，随意说一下闲话。儒里街也不大，但因了它历史留存的儒雅之气和当下淳朴的乡野民风，很有一些江南古村落素面朝天的韵味。我们围着它转，一遍一遍，一天一天，没有半点厌烦。常常是儒里街跑完了，两只京江饽也吃完了，然后心满意足回学校，在办公室写写教案，看看小说。这样

的日子，过了半年。那些印象，很是刻骨。

前几天，又去了一趟辛丰镇，造访媒体报道过的那家做传统京江饽的老作坊。老作坊就在大运河边。流淌不息的大运河沐浴在冬日的暖阳下，河上有载满货物前行的货船，货船上鲜艳的国旗迎风猎猎，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运河人家，就有做京江饽的老者。进得门去，是老式的江南民居，院里有几棵树，冬日里，也是青枝

绿叶。老人做京江饽的案板和烤炉在一间小屋里，案板上，放着准备调面的老酵，炉火已经封了起来，不在烤制的时间。老者热情地向我介绍他的纯手工京江饽，还絮絮叨叨说一些和京江饽有关的传说，比如乾隆南巡太后晕船吃京江饽而痊愈、清代张玉书为家乡京江饽造字等。这些东西，老者娓娓道来，那份亲切，好像邻里。

现在，已是冬天了。寻常的日子里，找一家羊肉汤馆，吃一碗京江饽泡羊汤，是一种“任性”。好多年前，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夜，寒气逼人。在大路街上的朝阳饭店，白炽灯下，我坐在大堂八仙桌前，要了一碗羊汤。羊汤是在沸腾的大锅里舀出来的，汤汁浓白，里面有许多羊杂碎，我掰了一只京江饽泡在碗里，再加上切好的蒜花，和一小勺细盐。印象中，有了这些东西，这个寒夜，就如春日。



挂历

■文/石峰

对于挂历，相信人们都不会陌生。每年年终时，家家户户都会取下墙上的旧挂历，换上新挂历。每到年关我都会想，现在的取换挂历，也许就和以前的新桃换旧符是一个意思，形式还在，只是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小时候，家中一切陈设都比较简单，加上收入普遍不高，每年能除旧换新的也只有挂历。所以一到年底，家家户户都会挑选几本印刷精美，图案新颖的挂历回家。

记得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人们的精神食粮还不丰富，大家似乎偏爱美女汽车影视剧照一类的挂历，尤其是流行的中外影视作品。现在我还记得家中床头挂过一本好莱坞明星挂历，那上面选取了《罗马假日》、《乱世佳人》、《埃及艳后》等经典剧照，至今印象深刻。同学家中的挂历也大同小异，除了影视剧照，就是豪车宝马，要不就是港台明星，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免恶俗，但在当时，那可都是流行的不得了。还有一点，那就是用过的旧挂历会被用来包课本，亮眼的美女帅哥一般占据了课本的正面位置。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人们的审美眼光也高了，挂历的图案发生了变化。以前的美女汽车少了，取而代之的风景名胜多了。人们在吃饱喝足的基础上开

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令人赏心悦目的风景名胜挂历正好稍微满足一下想出去但因为种种原因尚且无法出去的国人的好奇心。

再后来，有钱又有闲的国人开始寻求精神回归，各种国学讲堂经典导读让国人突然发现，五千年的文明是那样博大精深，又是那样璀璨多姿。于是乎，有真爱实学的，也不乏叶公好龙附庸风雅的，纷纷在家中显示文化底蕴，挂历也自然要文人字画的，最好是那种龙飞凤舞的繁体狂草，立马能将自己显得鹤立鸡群。此时的挂历，颇有几分托物言志的味道，更或有参禅悟道的意思。

去年，妻子带回来一本挂历，翻开一看，除了阴历阳历纪念日，还注明了每日的行事禁忌，浓厚的风水味让我想起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好在那就是一本挂历，信之则有，不信则无。

眼看新的一年又要到来，家中的挂历又要换新，抽空要好好选一本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挂在家里，新年图个新气象。

念亲恩

■文/戴瑶清

2014年4月8日19:10，父亲永远离我们而去。从那以后，许多个无眠的凌晨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童年里的点点往事也一一重现。

有关父亲的记忆，最开心的是父亲用他那很宝贝的“二八”式永久自行车驮着我们，或去同事朋友家或去公园玩。这一驮就是我们兄弟姐妹三四个：前杠上、坐垫上、后面书包架上各坐一个，最多的时候脚踏上还会站上一个，他一路推着我们，一路引来路人的目光，坐在自行车上面的我们更加得意。

记忆中的六一儿童节是无比幸福的。记得有一次，父母带着我们兄妹几个去食品店买了一大铁盒的饼干，这在那个年代是很稀罕的吃食。回来的路上，爸妈各拎着一边，我们几个则一路轮流用一双筷子敲着铁盒顶部，像敲着小鼓一样欢天喜地。还有一次，也是六一儿童节，爸爸为我们买了一个塑料的抽水机玩具，虽然已过去了五十年，但它的模样我至今记忆犹新。鲜艳的颜色，特别的造型，配有两只塑料小水桶，只要在它里面放些水，再连续拉动那个小把手，它就会像真的抽水井一样，从小龙头里面细细地流出水。记忆里那个画面很清晰：我们兄妹四个各自坐在小桌的一边，轮流着每人玩一次——接满

两小桶水就轮换给下一个，周而复始，乐此不疲。

童年时的每个六一儿童节，父母几乎都会给我们在照相馆里留个影，这些照片是我们关于童年最为珍贵的回忆。现在回想起这一切，心里特别感叹父母的不易：同为教师的他们收入并不比同年代的人高出多少，并且上有老人、下有五个子女，我们之所以能拥有比其他孩子更多的享乐，全都有赖于他们的精打细算、勤俭节约、处处克己。懂事后，听妈妈讲过这样一件事：三年自然灾害时人们都严重缺少营养，爸爸肝部常会痛，疼得厉害时，就只能用根小棍一头顶住肝部一头抵着办公桌……

幼时的我因为玩具匮乏，也因为贪玩，有次拿了爸爸的自行车气筒玩。妈妈发现后，很严厉地告诫我：自行车和气筒都是爸爸特别宝贝的物件，绝对不可以弄坏。现在的人很难理解一部旧自行车和一个老旧气筒的价值，而当年，它几乎就是父亲赖以生存的必备工具。爸爸上班较远，必须每天骑着它早出晚归，他对那辆车珍爱无比，以致很多年后生活越来越好，他都不舍得替换掉那辆车。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几个儿女曾数次抗议，主动要为他换车，也都未能成功。爸爸说：与车新旧无关，只为有感情。

微言乱弹
wei yan luan tan